

美國早期國家論述中的自我與他者： 朗費羅《海額娃撒之歌》中的地域想像

盧莉茹

華梵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本論文試圖討論十九世紀美國詩人朗費羅的《海額娃撒之歌》(*The Song of Hiawatha*)，分析此作品在建立國家意識過程中，如何界定國家自我 (national ego) 以及「他者」，進而檢視美國文化民族主義本身之反諷性。在此框架中，本文擬作兩方面之探討。首先，此文將分析朗費羅在《海額娃撒之歌》中如何挪用並收編印第安原住民的傳奇故事，為美國建構本土神話及歷史過去，進而為美國形塑一套嶄新的民族性格，建立獨立的國家認同。另一方面，本文將探究朗費羅於《海額娃撒之歌》如何暗示印第安人「未開化」、「原始」、「野蠻」的生存環境，如何極力頌揚白人基督教徒以救星之姿到來，進而傳播美國擴張主義與帝國主義之訊息。藉此探討，本文企圖指出原始荒野與印第安原住民一方面是美國建構民族自我之磐石，一方面卻亦是白人基督徒在征服荒野，建立文明時之「他者」。而此乃美國早期家論述最大的矛盾 (ambivalence) 及反諷。因此，美國的民族主義可能只是白人基督徒的民族主義。

關鍵字：朗費羅 《海額娃撒之歌》 美國文化民族主義 美國原始荒野環境 國家認同

前言

亨利 魏滋渥斯 朗費羅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 - 1882) 可說是第一個揚名海外，在歐陸與美國名利雙收的美國詩人。¹ 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時空裡，他是最暢銷、最受歡迎的美國作家。然而，在當今的美國文學史中，朗費羅早已被歸類定為「十九世紀的二流、次要詩人」。二十世紀以降，批

評家們一致認為，朗費羅的詩作是一種模仿歐州流行寫作時尚的產物，因此毫無本土創意可言，更加不能與十九世紀的兩大真正最偉大的美國詩人 - - 惠特曼 (Walt Whitman) 與狄肯森 (Emily Dickinson) 相提並論，因為此二人的作品旨在抗拒歐陸文學的語言、內容、形式、主題和材料，為美國創造獨特的國

¹ 幾乎當時所有英國與美國的文學期刊皆十分讚揚朗費羅的詩作。根據一位匿名的評論家所述，朗費羅「毫無疑問地是第一位的美國詩人」(Ljungquist and Jones, 402)。此外，另外兩個文學刊物 - - 《南方文學訊息者》(*The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 及《高第名媛書冊》(*Godey's Lady's Book*) 亦宣稱朗費羅乃「最偉大、最有才華的美國詩人」(Hart 75)。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朗費羅的作品在當時極受肯定與稱讚，他卻遭艾德格 艾倫坡 (Edgar Allen Poe) 嚴厲批評。在《波頓紳士雜誌》(*Boston's Gentleman's Magazine*)中，艾倫坡預言朗費羅將無法獲得永垂不朽的名聲，因為他的作品「欠缺永恆的藝術力量，更欠缺創作的統一性 (unity) (Hart 75)。隨後，艾倫坡更進一步指責朗費羅的詩作幾乎都在剽竊、抄襲他人的作品 (Hart 76)。